



悲惨世界

节 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悲惨世界

本 字

内 容 提 要

容瓦让因偷一块面包而被判处重刑。获释后，在一位正直的主教感召下，改名换姓，立志行善。为了实践诺言，他不避艰险救出了孤女珂赛特。在1832年的革命起义中，他又冒死救出了身负重伤的大学生马利由。他舍己为人的精神，终于感动了追捕他的警探沙威。书中描写了纯洁天真的姑娘芳汀的悲惨遭遇和她的私生女儿珂赛特的悲惨童年，描写了一个无辜的囚犯的崇高品德。

悲 惨 世 界

(节 本)

李丹、昕若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875印张 2插页 494,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300

统一书号：10107·229 定价：1.92元

出 版 说 明

《悲惨世界》是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进步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1885)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结构宏伟、卷帙繁浩的巨著。从本世纪初起,我国就屡有译者对这部书进行翻译,但全译本至今只出了李丹同志译的第一、二两部,剩下的三部迄未问世。我们热切盼望本书的中文全译本能早日出齐,使我国读者能看到这部巨著的全貌。

为了适应青少年读者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雨果的作品往往在对背景的描述和议论上花费的笔墨过多,不仅拉长了篇幅,而且有时反把主题冲淡了,我们出版了这个节译本。全书的第三、四、五部由昕若同志根据伦敦瓦德洛克公司出版的英文节译本(这是一个取舍比较严谨的节本)译出,并对照全文本作了校正和增删;第一、二部根据李丹同志的中文全译本缩写,同时也对译名和文字作了一些校改。

这个节本能不能对我们的读者了解这部巨著有一些帮助?我们等待着大家的反应。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湖北省图书馆的大力帮助,特志谢忱。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七月

作者序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别馆

目 录

第一卷 芳 汀

第一章	一个正直的人.....	2
第二章	沉 沦.....	21
第三章	在一八一七年内.....	58
第四章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65
第五章	下坡路.....	76
第六章	沙 威	111
第七章	商马第案件	122
第八章	波 及	163

第二卷 珂赛特

第一章	滑铁卢	182
第二章	战船阿利雍号	186
第三章	完成他对死者作出的诺言	192
第四章	戈博老屋	234
第五章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245
第六章	坟场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	269

第三卷 马利由

第一章	流浪儿	304
第二章	喜气洋洋的生意人	307
第三章	外祖和外孙	310
第四章	“ABC”的朋友们	327
第五章	厄运的美德	338
第六章	两颗星的联系	345

第七章 破产的恶人	353
-----------------	-----

第四卷 普吕梅街的恋歌和圣丹尼斯街的史诗

第一章 几页历史	404
第二章 爱波宁	405
第三章 往事的追述	413
第四章 苦役犯	423
第五章 小流浪的路遇	429
第六章 马利由和珂赛特	434
第七章 小流浪	441
第八章 欢乐和凄凉	464
第九章 他们到何处去	478
第十章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482
第十一章 小流浪参加了起义	488
第十二章 柯林特咖啡馆	492
第十三章 马利由到街垒去	502
第十四章 第一次战斗的牺牲者	504
第十五章 容瓦让到哪里去	518

第五卷 容瓦让

第一章 巷战	524
第二章 怪兽的大肠	549
第三章 沙威出轨	569
第四章 外祖和外孙	572
第五章 不眠之夜	584
第六章 杯中最后一滴酒	592
第七章 黄昏日落	604
第八章 极度的黑暗和黎明	612
第九章 黎明前的一夜	623
第十章 青草掩盖 雨露冲刷	630

第一卷

芳汀

第一章 一个正直的人

—

在一八一五年，狄涅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经主持了狄涅教区的事务。

米里哀先生是爱克斯高等法院的一个顾问的儿子。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风度翩翩，谈吐优雅，举止机敏。他早年的生活是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和风流韵事中度过的。革命^①爆发了，事变叠出，司法界的阀阅受到摧毁，驱逐，追捕，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便出亡到了意大利。他的妻，因为早已害着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米里哀先生的生活中有什么遭遇？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在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诺尔教区的司祭。他当时已经上了年纪，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拿破仑加冕的时候，他为了本区里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里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经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斐许红衣主教。那天，拿破仑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恰也来看他的红衣主教，他在前厅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伟人。彼此都还上算。”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教区司祭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被任为狄涅主教的通知。

米里哀先生到狄涅的时候，有个老姑娘伴着他，这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保姆，名叫马格洛大娘。她现在，在做了“司祭先生的女仆”以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保姆和主教的管家。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按照把主教列在仅次于陆军少将地位的律令，以法定的全部仪节在主教公馆为他举行了就职礼。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而他，在他那一方面，也向将军和州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就职礼既毕，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任务。



狄涅主教米里哀先生

二

狄涅的主教公馆和医院相邻。

主教公馆是座建成于上世纪初的富丽堂皇的大厦。而医院却是一所只有一个小花园的狭窄平房。

主教到任三天以后，视察了医院。然后，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以为，仅仅拿这个大厅来说，可以容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惊惶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主教环顾那间餐厅，象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面显然发生了错误。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面有差错。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住进了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到医院里去了。

米里哀先生没有任何产业。他的妹子收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正够她个人住在哥哥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在这笔款子中，他只留下一千法郎作为自己的用费，其余全部用来津贴教会事业、捐赠给各种公益慈善事业和周济穷人了。主教为自己留下的一千法郎，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

和老头儿就靠这一千五百法郎过日子。

三

主教甚至把他的车马费也变成了赈济金，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减少他的巡回视察。狄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三十二个司铎区，四十一个监牧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普遍巡视那一切，确是件繁重的工作。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够完成任务。如果是在附近，他就步行；在平原，坐小马车；在山里，就乘骡兜。那两个上年纪的妇人还陪伴着他。路程对于她们如果太辛苦，他便一个人去。

在巡视工作中，他是谦虚和藹的，闲谈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素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从不向远方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着一乡的居民，他常叙说邻乡的榜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近而意远的话，用简括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能服人。他的谈话是随和而愉快的。

他一有机会，总爱说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词，但几乎每次都含着严正的意义。他知道用最粗糙的方言去说明最伟大的事物。他能说各种语言，也就能够和一切的心灵打成一片。并且对于上层分子和人民大众，他都一视同仁。

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的时候，从不粗率地判断一件事情。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自己也常笑嘻嘻地那样形容过自己。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象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起来：

“人有肉体，这肉体就同时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

受它的支配。

“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蒙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是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可能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

他对于人类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们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又说：“对于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教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在那里面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的和独有的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中得到这一切的。

四

米里哀先生的家庭生活，正如他的社会生活，都是受同样的思想支配的。狄涅主教所过的那种自甘淡泊的生活，确是严肃而动人。

他住的房子，我们已经说过，是一所只有一层楼的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顶上一间气楼。后面有一个四分之一亩大的

园子。两位妇女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那第一间是他的餐室，第二间是卧室，第三间是经堂。从经堂出来，必须经过卧室；从卧室出来，又必须经过餐室。经堂底里，有半间小暖房，仅容一张留备客人寄宿的床。主教常把那床让给那些因管辖区的事务或需要来到狄涅的乡村神甫们住宿。

狄涅的那些有钱的女忏悔者和虔诚的妇女，多次凑集了些钱，要为主教的经堂修一座美观的新祭坛，他每次把钱收下，却都送了给穷人们。

主教的卧室，再简单没有了。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在他从前有过的东西里面，还留下了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马格洛大娘每天都喜洋洋地望着那些银器在白粗布台毯上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我们既然要把狄涅的这位主教据实地写出来，就应当提到他曾几次这样说过：“叫我不用品器盛东西吃，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那些银器以外，还有两只粗重的银蜡台，是从他一个姑祖母的遗产中得来的。那对蜡台上插着两支烛，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那两支烛，连着蜡台搁在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器和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是从来不拿走的。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锁得上的。餐室的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出去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装了锁和铁闩的，正象一扇牢门。主教早已叫人把那些铁件取去了，因而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用一个活销扣着。任何过路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摇开。起初，那两位妇女，为了那扇从来不关的门，非常发愁；但是狄涅主教对她们说：“假如你们欢喜，不妨在你们的房门上装上铁闩。”到后来，她们看见他既然放心，也就放了心，或者说，

至少她们装出了放心的样子。马格洛大娘有时仍不免提心吊胆。主教的想法，已经在他在“圣经”边上所写的这三行字里说明了，至少是指出了：“这里面只有最微小的一点区别：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

在一本叫做“医学的哲学”的书上面，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是医生吗？我一样有我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所称为病人的病人，其次我还有我所称为不幸的人的病人。”

五

此地自然地摆着一件我们不应当忽略的事，因为这件事足以说明狄涅的这位主教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加斯帕尔·柏匪帮曾经一度横行在阿柳尔峡一带；在被击溃以后，有个叫克拉华特的部将，却还躲在山林里。他的劫掠弄得那一乡的人惴惴不安。正当人心恐怖的时候，主教来了。他正在那一乡巡视。乡长赶到沙斯特拉来找他，并且劝他转回去。当时克拉华特已经占据了那座山，直达亚尔署一带，甚至还更远。即使由卫队护送，也有危险。那不过是把三四个警兵白白拿去送死罢了。但是，主教还是只身前往那边的一个小村落，只有一个自愿当向导的小孩伴着他。

他在那里住了两星期，传道，行圣礼，教育人，感化人。到了将近离开的时候，他决计用主教的仪式做一场大弥撒。他和本堂神甫商量。但是怎么办呢？没有主教的服饰。

“没有关系！”主教说。“神甫先生，我们不妨把要做大弥撒那件事，在下次礼拜的时候，向大众宣告一下。会有办法的。”

正在大家为难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骑着马，带了一只大箱子，送来给主教先生，搁在本堂神甫家里，立即走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件金线呢披氅，一顶装有金刚钻的主教法冠，一

个大主教的十字架，一条华美的法杖，全是一个月以前，在安白朗圣母堂的圣衣库里被抢去的法衣，全部都在。箱子里，有张纸，上面写着：“克拉华特呈奉卞福汝主教。”

回沙斯特拉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来看他，引为奇谈。他在沙斯特拉的神甫家里，又和巴狄斯丁姑娘和马格洛大娘相见了，她们也正渴望他回来。他对他的妹子说：

“我当初出发的时候，只带着一片信仰上帝的诚心，回来的时候，却把一个天主堂的宝库带回了。”

六

在狄涅附近的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那个人曾经当过……让我们立即说出他那不中听的名称，国民公会^①代表。他姓 G。

在狄涅那种小天地里，大家一谈到国民公会的那位 G. 代表，便有谈虎色变之概。一个国民公会代表，那还了得！他虽然没有投票判处国王死刑，但是已经相去不远。那是个类似弑君者的人。他是横暴骇人的。正统的王爷们回国^②以后，怎么会没有人把他告到特别法庭里去呢？不砍掉他的脑袋，也未尝不可，我们应当宽大，对的，但是好好地来他一个终身逐放，总是应当的吧。真是怪事！诸如此类的话。他并且和那般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这些全是鹅群诋毁雄鹰的妄谈。

G. 究竟是不是雄鹰呢？如果我们从他那孤独生活中所具有

① 国民公会成立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是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的。会议宣布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判处了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妮特死刑。

②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被颠覆后，王室复兴，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回国称王。

的蛮性上着眼，他确是。由于他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所以屡次的逐放令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也就能够留在法国。

他的住处，离城有三刻钟的路程，远离一切村落，远离一切道路，不知道是在哪一个荒山野谷，人迹不到的角落里。据说他在那里有一块地，一个土洞，一个窝巢。没有邻居，甚至没有过路的人。那条通到他那里去的小路，自从他住在那山谷里以后，也就消失在荒草中了。大家提起他那住处，就好像是谈到了刽子手的家。

可是主教不能忘怀，他不时朝着这位老代表的住处，有一丛树木标志着的山谷，远远望去；他还说：“那儿有个孤独的灵魂。”

在他思想的深处，他还要说：“我迟早得去看他一遭。”

一天，有个在那窑洞里伺候那位 G. 代表的少年牧人来到城里找医生，说那老贼已经病到垂危，他得了瘫痪症，过不了夜。这话在城里传开了，许多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立即拿起他的拐杖，披上他的外衣（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的道袍太旧了，也因为将有晚风），一径走了。

当他走到那无人齿及的地方，太阳正往西沉，几乎接触了地平线。那是一所极其低陋狭窄而整洁的木屋，前面墙上钉着一列葡萄架。

门前，一个白发老人坐在一张有小轮子的旧椅子，乡村中的围椅里面，对着太阳微笑。

在那坐着的老人身旁，立着个少年，就是那牧童。他正递一罐牛奶给那老人。

主教正张望，那老人提高嗓子说：

“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主教往前走。那坐着的老人，听见了他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如闻空谷足音，脸上露出极端惊讶的颜色。

“自从我住到这里以来，”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上我的门。